

傷寒溯源集

七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卷之七

虞山 錢潢 天來甫

著

男 裕壽平

朱良弼 賚予

訂

門人

程來祉 克昌

日本 天野俊英子雲再訂

少陽全篇 合病併病附

少陽證治第十四

少陽正治

少陽之為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少陽者足少陽膽經也膽為東方初

眩

生之木名之曰少陽者天地之陽氣生於黃泉則草木之根莖勾萌于至陰坤土之中謂之厥陰至三陽開泰陽氣透地則萌芽生動二月而陽氣上騰以雷震之鼓風雨之潤而草木條達陽氣附于草木而初生故爲之少陽人身以臟腑居于軀殼之中者爲三陰陽氣由命門而出爲無形之三焦難經所謂命門爲三焦之原是也三焦附於肝膽猶天地之陽氣附于草木也是爲少陽主乎軀殼之裏層由此而盛陽外布于肌肉而爲陽明行乎營衛達於皮毛而爲太陽矣靈樞經脉篇云足少陽之脉起于目銳眦出走耳前至目銳眦後下頰入缺盆邪在少陽之經故目眩而咽乾又云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且手少陽脉之支者亦走耳前至目銳眦動則病耳聾壅腫喉痺故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傷寒中風五六日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鞭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與小

柴胡湯主之

二

五六日六經傳邪之候也往來寒熱者或作或止或早或晏非若瘧之休作

有時也以五六日而尚往來寒熱則知邪未入陰猶在少陽也少陽之脈雖行身之側而其實則軀殼之裏層也

向外則由三陽明達太陽而為三陽表也向內則軀殼中之臟腑為三陰裏也少陽居于表裏之間故為半表半

裏邪在少陽則所入已深衛氣周行一身故邪氣與衛氣合則病作與衛氣離則病休衛氣旋轉流行如環無

端故其寒熱之作必待正邪相遇所以有往來之不齊也非若太陽居表之最外一層營衛所在邪氣入之即

寒熱不休也其所以寒熱者瘧論所謂邪并於陽則陽勝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也胸脇苦滿者

少陽脈之支者別銳眚下大迎合於少陽下頰卓自頸合缺盆以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胆循脇裏出氣街其直

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脇邪入其經故胸脇苦滿或脇下痞鞭也胸脇苦滿故默默不欲飲食然邪在半裏

為入陰之漸且少陽與厥陰相為表裏所以如厥陰證之默默不欲食及飢不欲食或腹中痛也邪熱在胸故

心煩喜嘔或但胸中煩而不嘔或心下築築然悸動也或渴或不渴者寒熱往來或作或止即瘧論所云或甚

升

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也邪在半表故身有微熱少陽之脈下胸中邪入胸中而犯肺故或欬也或者或有或無非必皆有也凡邪氣在表表實則當汗解邪氣在裏裏實則當攻下邪在膈上將次入裏則當用吐今邪在半表半裏之間汗之則達表之途遠誤汗則陽氣虛而邪必犯胃恐有譫語煩悸之變生吐下則內陷之機速誤吐下則正氣傷而虛邪內侵恐有驚悸之患作故汗吐下皆在所禁而以小柴胡湯和解其半表半裏之邪也以下凡稱少陽病者其見證皆具載此二條中雖未必全見或見一二證者即謂之少陽病也義見下條

小柴胡湯方

柴胡

半斤

黃芩

三兩

人參

三兩

甘草

三兩

半夏

半斤

生姜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

服一升日三服

柴胡湯而有大小之分者非柴胡有大小之異也蓋以其用之輕重方之

大小而言也大柴胡湯能兩解表裏之邪者以柴胡湯解其半表之邪而以大黃攻下其在裏之實邪其功力

過

法

胡

較大故謂之大小柴胡湯兼能和解半表半裏之邪且
 可以調護其正氣其功用較緩故謂之小也夫小柴胡
 湯乃升發少陽之要劑也草木得陽氣而生發陽氣出
 地而發在草木陽氣附于草木故木為少陽若木得邪
 氣而仰鬱不舒則少陽之氣不能宣布其發生矣故六
 元正紀大論云木鬱則達之木氣條達則少陽之氣升
 發天地變化而草木蕃矣人身之陽氣由腎水中命門
 而出從三陰而始達少陽若為邪氣所遏其氣不得下由
 陽明而達太陽邪客其經所以往來寒熱胸脇滿而脇
 下痞硬或嘔或渴之證肝胆受邪故口苦咽乾目眩也
 邪在少陽內逼三陰達表之途遼遠汗之徒足以敗衛
 亡陽少陽雖外屬三陽而入裏之路較近下之適足以
 陷邪傷胃汗下俱所不宜故立小柴胡湯以升發少陽
 之鬱邪使清陽達表而解散之即所謂木鬱達之之義
 也故少陽一經惟此一方無他方也雖有多證亦不過
 因此出入變化而已至變證已離少陽柴胡不中與之
 則更用他法矣雖後人之補中益氣湯及逍遙散之類
 其升發清陽開解鬱結之義亦皆不離小柴胡之旨也
 方用柴故為君者李時珍云柴胡乃手足厥陰少陽之
 藥勞在脾胃有熱或陽氣下陷則柴胡乃引清氣退熱

少用之藥李東垣謂能引清氣而行陽道傷寒外諸有
 熱則加之無熱則不必也又能引胃氣上行升騰而行
 春令又凡諸瘡以柴胡為君隨所在經分佐以引經之
 藥十二經瘡疽中須用以散諸經血結氣聚愚按所謂
 清氣者下焦所升清陽之氣也謂之清陽者蓋穀之濁
 氣降于下焦為命門真陽之所蒸其清氣騰達于上聚
 臆中而為氣海通于肺而為呼吸布于皮膚而為衛氣
 運行於周身内外上中下而為三焦附于肝胆而為少
 陽風木故清陽不升內無以達生發陽和之氣所以外
 不能驅邪出表矣陰陽應象論云清氣在下則生飧泄
 濁氣在上則生臌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因此而
 東垣有能引胃氣上行升騰而行春令之語瀕湖有脾
 胃有熱陽氣下陷引清氣而退熱之用是下焦之真陽
 虛則當以溫補命門為主下焦之真陽不上行則當以
 升發清陽為急必使陽氣運行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
 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臟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府
 然後陰陽各得其用也小柴胡湯之用柴胡蓋取其清
 陽發腠理也黃芩者佐柴胡而徹其熱也藏氣法時論
 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故用人參甘草之甘緩胆為
 奇恒之府其精汁無餘所以藏而不瀉與他府之傳化

乾

不同况少陽為春生之始氣春氣旺則百物皆生故十
 一藏皆取決焉手少陽三焦以氣為用氣不旺則不能
 運化流行故以入參助其升發運行之力也其在本方
 已有因證加減之法今世俗皆棄入參而不用以為穩
 當乃盲醫不知虛實之故也惟熱盛而邪實者乃可去
 之或有兼證之不相合者亦可去也若邪輕而正氣虛
 者未可概去也或邪氣雖盛而正氣大虛者亦當酌其
 去取也如柴胡桂枝湯雖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
 而心下支結為外證未去乃太少兼證故於小柴胡之
 半劑加入桂枝湯之半以兩解之而人參仍不去也又
 如柴胡桂枝乾姜湯雖已發汗而復下之為不虛矣又
 以胸脇滿而微結但頭汗出往來寒熱非惟少陽之邪
 未解太陽亦未解也故增入桂枝于姜括樓牡蛎而人
 參半夏姜棗皆減去矣又如柴胡加芒硝湯雖有潮熱
 胃實之證以其胸脇滿而嘔本屬柴胡證奈以非其治
 之丸藥下之致成少陽壞病故但加芒硝而人參仍不
 去也更如大柴胡湯以太陽病而過經十餘日反二三
 下之亦可謂虛矣更後四五日而柴胡證仍在故先與
 小柴胡湯服湯而嘔不止心下反急鬱鬱微煩不解者
 蓋因邪自太陽誤下入裏且柴胡證仍在故仍以柴胡

解少陽之邪，加入大黃枳實，以攻入裏之邪，合而為兩，
解表裏之劑。然以太陽入裏之熱邪未去，所以竟去人
參也。若此之類，皆去取之法，乃小柴胡湯之變法也。總
之，邪氣獨在少陽，未見有去人參者。若兼太陽表證，及
陽明胃實者，未有不去人參者也。若能得其去取之旨，
便能隨證加減，無不得心應手矣。半夏辛溫滑利，可以
去胸脇之滿，及痞硬之邪，即半夏瀉心之義，非獨治痰
瀾飲也。生姜辛而能散，太棗甘而和緩，可以和平營衛，而
調其往來之寒熱也。以一方而該一經之證，
苟非靈機活潑，隨證轉移，曷足以盡其變哉。

後加減法

若胸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枳實一枚。

傷寒鬱熱

之邪及中風之陽邪在胸，皆可發煩。邪在少陽，可煩。太
陽之邪在胸，亦煩。以邪熱搏聚于胸中，而煩悶，不宜補
氣，故去人參。外邪犯胃，寒飲聚于胃口，則嘔，故用半夏
之辛溫滑利，以蠲飲。若不嘔，則邪未犯胃，飲未搏結，故
去半夏也。枳實甘寒潤燥，降火治咳嗽，故加之。以去
胸邪而止煩熱。李時珍云：張仲景治胸痺痛引心背，咳

辣

唾喘息及結胸滿痛皆用枯樓實乃取其甘寒不犯胃氣能降上焦之火使痰氣下降也成氏不知此意乃云苦寒以瀉熱蓋不嘗其味隨文傳會耳然枯萆之性滑半夏又滑因枯萆甘寒宜于煩熱半夏辛溫故不用也

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合成四兩半枯萆根四兩

辛燥而溫熱故不宜於燥渴枯萆根苦寒而能徹熱生津故宜加入增人參者所以益氣而添津液也

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

腹痛為太陰脾病張元素曰芍藥白

補赤散能瀉肝益脾胃酒浸行經上中部腹痛與姜同用溫經散濕通塞利腹中痛胃氣不通白芍入脾經補中焦乃下利必用之藥蓋瀉利皆太陰病故不可缺得甘草為佐治腹中痛熱則少加黃芩寒則加桂此仲景神方也李時珍謂白芍益脾能于土中瀉木赤芍散邪能行血中之滯日華言赤補氣白治血欠審矣如此則丹溪所云腹痛多是血脈凝滯亦必酒炒用然止能治血虛腹痛餘并不治之說非確論矣腹痛已屬太陰黃芩寒中故去之愚謂太陰腹痛者合溫藥治之則可若兼陽明胃實脹滿而痛當用承氣湯者非芍藥所能治

若腹雖痛而有表邪未去者亦未可用不可概以芍藥為腹中痛必用之藥也

若脇下痞硬去大棗加牡蠣四兩

少陽之經脈下胸中貫膈屬肝絡胆

循脇裏邪入其絡故脇下痞硬去大棗者恐其甘緩也牡蠣之加成氏謂鹹以軟堅而已後人皆附會焉不知仲景但以之治脇下痞硬而不用之以治心下痞硬則知不但鹹以更堅併可以平肝邪而少陽之絡矣神農本經不及此惟名醫別錄有治心脇下痞熱之語

王好古亦云以柴胡引之能去脇下硬以茶引之能消頂上結核以二大黃引之能消股間腫以地黃為使能益精瀆小便想亦有所自也柴胡龍骨牡蠣湯中用之以治胸滿煩驚不可轉側又所以平木氣而解少陽之邪也豈止鹹以更堅之用邪

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

悸者惕然跳

動之謂也然有心下心中臍下之不同如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之悸也脈結代而心動悸者炙甘草湯之悸也發汗過多又手冒心而悸者桂枝甘草湯之悸也汗出不解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

武湯之悸也發汗後臍下悸欲作奔豚者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之悸也凡此諸悸皆太陽陽治之虛邪所致也卽少陽中風兩耳無聞目赤胸滿而煩者亦因吐下之虛而致驚悸也雖傷寒脉弦細頭痛發熱者已屬少陽若誤汗之致胃不和而譫語者當以小承氣和胃則愈其證似乎胃實然亦因邪在少陽不可汗而汗之邪乘誤汗之虛陷入于胃胃不和則煩而悸耳亦虛邪也至于三陰之悸皆陰盛陽虛可不言而喻矣所以陽明一經實邪居多故絕無悸病惟太陽病而小便利者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之一條與此義相符蓋以太陽之熱邪尚未入府膀胱無熱故小便通利裏既無熱所以飲水多則水寒停蓄胃氣不得流行故心下築築然悸動也沉於小便不利者乎此以少陽虛無之府以氣爲用邪氣犯之則虛故小柴胡湯中有人參之補雖非飲水多而致心下悸以小便不利亦必三焦不運陽氣不行水飲停蓄於胃故令心下悸也去黃芩者惡其寒中也加茯苓者取其淡滲其性上行而下降利水而瀉下若小便得利悸自當止耳然既去黃芩之寒中加茯苓之淡滲則知中氣已寒倘下焦無火氣化不行設小便乃不利者五苓散或可採擇也

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三兩温服取微汗愈
不渴則邪未入裏外有微熱則表證未除去人參者恐
其因太陽之表邪也然何以知其為太陽之表邪乎觀
加桂去人參則知為太陽之表邪矣温覆取微汗所以
解太陽之風邪也所謂加桂者乃桂枝非桂肉也李東
垣曰經云味薄則發泄故桂枝上行而達表味厚則發
熱桂肉下行而補腎此但曰加桂而未云桂枝然以温
覆取微汗推之知其為桂枝
無疑矣傳寫脫落其義可見

若咳者去人參大棗生姜加五味子半升乾姜二兩

有聲無痰曰咳咳者肺氣上逆也肺為主氣之臟通乎
吸而行衛氣若氣上逆則不宜于補故去人參大棗之
甘生姜則不必去也加五味子乾姜者即小青龍湯之
制也小青龍以水寒傷肺故以此收肺氣之逆此方用
之其義一也但肺寒氣逆者宜之肺熱氣盛者未可加
也所謂半升者非今升斗之升也以五味子而加半升
今人讀之無不駭異以為五味子之酸收本為難用寧
有即用半升之理孰知古之所謂升者其大如方寸匕

以銅爲之，上口方各一寸，下底各六分，深僅八分，狀如小罍斗而方，形管于舊器中見之，而人皆不識，疑其爲香爐中之器用，而不知卽古人用藥之升也。與陶隱居名醫別錄之形像分寸皆同，但多一柄，想亦所以使用耳。如以此升之半作一劑而分三次服之，亦理之所有，無足怪也。今廢而不用久矣，故人皆不知有此，謂卽當今升斗之升，所以駭其用之不當，而曰古方不可治今病也，宜哉。○辨誤置條辨及尚論皆作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成無已，注本作傷寒中風五六日，其注中謂玉函曰：中風五六日，傷寒往來寒熱，卽是或中風或傷寒，非是傷寒再中風，中風復傷寒也。卽仲景所謂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正或中風或傷寒也。其說頗合于理，當從之。方氏云：脈經作中風往來寒熱，傷寒五六日之後，心煩作煩，心下作心中，身有作外有，雖傳寫之不同，其實非二義也。

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三前

條備言少陽經之諸見證，然未必諸證悉備，恐後人必以諸證全見者方爲少陽病，故又立此條以申明上文。

使但

或胸中煩或渴或腹中痛等諸或有或無之義也傷寒中風者或傷寒或中風也言傷寒中風證中凡見少陽證即為柴胡湯證即便但見一證便是邪氣已入少陽不必如上文之諸證悉具也如但見少陽本經證止宜以少柴胡湯主之若有他經兼證者仍當以少柴胡為主而兼用他經藥治之如已見柴胡證而有太陽證未罷者即以少柴胡加桂枝湯主之如少陽未解而陽明之裏邪已急則用小柴胡去參其增入大黃為太柴胡湯以兩解之矣又如少陽誤治而為壞病則有柴胡加芒硝湯及柴胡桂枝乾姜湯柴胡龍骨牡蠣湯等方皆一小柴胡湯之變制也蓋以每見少陽一證即以少柴胡主治故稱柴胡證也舊本柴胡湯諸加減方皆雜入太陽篇中今悉收置少陽篇內以少柴胡為主方而總統之而以諸方隸其下俾學者循其序而施治焉庶或可以希仲景之意稍得其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

小柴胡湯主之(四)
四五日三陽傳遍之後也身熱惡風項強皆太陽表證也脇下滿邪

傳少陽也手足温而渴知其邪未入陰也以太陽表證言之似當汗解然脇下已滿是邪氣已入少陽仲景原云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故雖有太陽未罷之證汗之則犯禁例故仍以小柴胡湯主之但小柴胡湯當從加減例用之太陽表證未除宜去入參加桂枝脇下滿當加牡蠣瀉則去半夏加枳椇根為是

傷寒陽脉濇陰脉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用小建中湯

不差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五 陽主表陰主裏弦主肝邪勁急濇為營血留滯

故弦屬肝邪濇為陰脉也寒在半表衛氣不行營血不貫則脉不流利而澀邪入少陽肝木氣旺脉來勁急則弦陽脉濇者蓋輕取其浮候則濇也陰脉弦者重按其沈候則弦也陽脉濇則知營衛不和氣血濇滯而邪在半表陰脉弦則知邪氣半已入裏木旺乘土太陰受病矣太陰脾土為肝邪所犯故腹中急痛也腹中者足太陰之脉起于足大指之端上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故腹為太陰之部位也急痛者厥陰肝木勁急之陰

邪傷脾也。藏氣法時論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又云：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故先用小建中湯之甘，以緩肝脾之急，而建立中氣也。中氣已旺，肝邪當退矣。若猶不差者，是少陽之邪猶未解也，仍與小柴胡湯主之，以和解其邪。但恐腹中急痛，其中氣必寒，成氏去黃芩，加芍藥之外，或姜桂可加入也。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

大便硬，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沈亦

在裏也。此句應下之脈雖沈緊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復有

外證，悉入在裏，此為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沈緊，不得

為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

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六此條非但

別少陽少陰之疑似，推而廣之，實六經辨別陰陽之精義也。五六日，邪氣入裏之候也。頭汗出，邪在陽經也。惡

(文)

寒爲三陰之本證而三陽之表證亦皆惡寒心下滿者少陽病有胸滿而少陰證中亦有胸滿手足冷爲少陰而厥陰有厥深熱亦深者少陽有默默不欲食而厥陰亦默默不欲食唯大便硬則與三陰無涉矣諸證難見陰陽參錯難於辨認詳察其脉若但細而未見沈遲者此爲猶在少陽但陽微陰盛陰邪結於裏故有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之陰寒裏證而更有頭汗出之陽證在以此推之此爲陽微而結其邪必有表復有裏也若其脉沈亦邪氣在裏之脉也雖手足冷不飲食似乎皆爲在裏之陰邪然頭汗出猶爲陽證但陽氣微弱耳何以言之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頭汗出之外證邪氣當悉入在裏矣此因尚在陽經之外證爲半在裏半在外故謂之有表復有裏也所以脉雖沈緊尚不得爲少陰病其所以然者邪在陰經不得有汗故少陰證中之汗曰反汗出而爲亡陽也今頭汗出則三陽之經絡皆上至頭三陰之經脉劑頭而還皆不上頭故知非少陰也邪氣仍在半表半裏是仍在少陽也可與小柴胡湯以和解之設不了了者設或目中不了了也若至目中不了了則邪氣已離少陽而歸陽明之裏矣即陽明中篇之所謂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此爲實

也急下之之義故當用土鬱奪之之法所以謂之得屎而解也若未至不了了則邪氣尚在少陽未可妄下也

○辨誤 尚論謂陽微結者陽邪微結未盡散也以方注作陽氣衰微故邪氣結聚為大差云果爾則頭汗出為亡陽之證非半表平裏之證矣果爾則陰結又是陰氣衰微矣愚竊謂陽微結三字而以陽邪微結解之是以微結二字聯講故以陽氣衰微為誤然則下文汗出為陽微句之陽微二字又當作如何解若以頭汗出為亡陽則太陽上篇脈浮動數條中之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頭汗劑頭而還者及陽明篇中之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頭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者皆為亡陽證邪更以陰結為陰氣衰微則又是以曲作直指鹿為馬之談矣豈知仲景本意謂傷寒本應無汗以衛陽衰弱陽氣不固所以頭汗出而微惡寒故云汗出為陽微以見雖有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之陰寒裏證而尚有汗出惡寒在表之陽邪非純陰結也假令純是陰邪內結不得復有外證當悉入在裏矣以陽氣雖微而其陽證尚在故為半在裏半在外也如此則為陽氣衰微而陰邪內結也明矣豈可強詞奪理謬以汗出為亡陽之證陰結為陰氣衰微乎平心論之是邪非邪沉目中不了了自有陽

明原文具在寧可又
以大柴胡為和法乎

傷寒腹滿讞語寸口脉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

期門七

此二條又示人以病無定例法無定法于難艱
疑惑之中另闢于手眼內經所謂揆度奇恒

之類也腹滿足太陰脾病也讞語足陽明胃實也腹滿
為脾藏寒有可溫之理則讞語胃家熱又有可下之機

矣寸口氣口也氣口為手太陰之脉乃主氣之臟營衛
之氣五十度而復會于手太陰故為胃氣之脉而胃為

水穀之海五臟六腑之大源五味入口藏于腸胃以養
五藏氣皆變現于氣口今氣口脉浮而緊浮則為風緊

則為寒皆邪氣在表之脉也論證則邪不在表言脉則
邪不在裏沉太陰篇之腹滿全無可汗之法即陽明篇

之腹滿若脉浮而緊者亦無可下之條脉證參差難于
施治深察其故若果邪氣在表不應守口獨浮獨緊脉

尚浮緊邪當在表亦不應腹滿讞語唯仲景知其邪犯
中焦所以獨變現于氣口故命之曰此肝乘脾也謂之

肝乘脾者乘其所勝也以木性本能制土乃五行生剋
之常于理為順于事為直故名之曰縱縱者紋理順直

施

旁

之謂也。既無汗下之法，又知肝木剋制脾土，故以泄肝為治。期門者，足厥陰肝經之募穴也。其脉起于足大指之大敦穴，終于乳下巨關兩方各四寸半之期門穴。自此內入，則屬肝絡胆矣。故刺之以瀉其盛，所謂隨其實而瀉之，則其氣平而邪自解矣。

傷寒發熱，晝晝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

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傷寒發熱

表

乃已發熱之傷寒也。晝晝惡寒，風邪在表也。大渴欲飲水，水之證。上篇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故渴欲飲水。此邪犯太陽之裏而渴也。又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欲得飲水，此因大汗出後，胃中津液乾燥而渴也。上文風寒並感之渴欲飲水，及陽明篇之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皆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此等俱無表證而熱邪入胃之渴也。今發熱而晝晝惡寒，則邪猶在表。大渴欲飲水，則邪又在裏。以表邪如此之盛，或兼見裏證者，固有之。然未必有若此之裏證也。裏證如此之甚，表邪未解者，亦有之。而未必猶有如此之表證。

也其所以然者雖係傷寒發熱而嗇嗇惡寒乃營衛不和之證也蓋以肺主皮毛而通行營衛肺藏受邪皮毛不密故嗇嗇惡寒也大渴欲飲水者注家俱謂木盛則熱熾非也其腹必滿豈獨飲水而後滿乎腹滿本為脾病經脉別論云飲入于胃遊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豈有所謂大渴欲飲水之證乎此因肝木尅制脾土故知其腹必滿以脾病而不能散精無以上輸于肺則肺氣困弱何以朝百脉而輸精于皮毛乎是以嗇嗇惡寒大渴欲飲水以潤其枯涸也此所謂肝乘肺者肺本金藏肝木之所受制焉能乘之以肝木之旺氣乘尅土之勝質其餘莫來侮因弱之肺金于理為不順故謂之橫若肺能自振終不為木所侮其氣自能行營衛通皮毛而自汗出則發熱惡寒當解能通水道輸膀胱則小便利而腹滿當消故曰其病欲解若未得解者刺期門以泄肝邪之旺則脾肺之圍解矣

少陽傳陰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

註見少陽陽明篇

傷寒三日少陽脉小者欲已也

(十) 熱論云三日少陽受之則傷寒三日

乃邪傳少陽之時也若邪在少陽脉必弦數而不小三日而少陽脉小為少陽不受邪矣即更已傳少陽而得此脉亦必邪氣輕微故為將解而欲已也

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

(十一) 少陽者發生草木之初陽也自一陽來復

于子陽氣萌於黃泉木氣即含生于少陰之中至丑而為二陽至寅而三陽為泰陽氣將出至卯則其氣上升于空際而為風陽氣附于草木木得陽氣而生長在人則陽氣藏于兩腎之中所謂命門先天相火也其陽氣流行于上中下者曰三焦其形成而生長條達者曰膽其氣旺于寅卯至此而經氣充盈正可勝邪故為病之欲解時也至辰上而其氣已化陽氣大旺將成太陽則陽不為少矣故曰從寅至辰上

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不嘔此

為三陰不受邪也

(十二) 此所以驗陽邪不傳陰經之法也素問熱論云一日巨陽受之

上

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脉俠鼻絡于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卧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脉循脇絡于耳故胸脇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病而未入于臟者故可汗而已也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脉布胃中絡于膈故腹滿而噎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脉貫腎絡于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脉循陰器而絡于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以此推之則傷寒三日自太陽而之少陽三陽為盡矣四日當傳太陰而三陰當受邪矣若已傳太陰其脉布胃絡膈腹滿噎乾自不能食矣即太陰篇首所謂腹滿而吐食不下時腹自滿之證也若其人反能食不嘔是邪氣未入太陰故為三陰不受邪其邪即從陽經解矣

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為陽去入陰故也

十三 此言邪自三陽傳入三陰之驗也傷寒六七日邪持三陽已久而身無大熱似乎陽經之邪已解當

無躁煩之證矣蓋躁者陰邪也煩者陽邪也邪在陽分則煩邪入陰經則躁其人躁煩者知其為陽邪傳入陰

經之故也。陽去入陰，非但指少陽之邪傳入陰經也。即太陽陽明之邪，雖不由少陽亦可傳入前人所謂越經傳者是也。所以仲景不獨言少陽而總言之曰陽去入陰也。以少陽為三陽盡處，與三陰為鄰，故以此二條附入少陽篇後，以為邪氣傳陰與不傳陰之辨也。

少陽禁例

傷寒脉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

則譫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

十四 寒邪在太

陽而頭痛發熱者，脉必浮緊。若傳入少陽，則膽腑肝臟皆屬東方木氣，所以脉見弦細。此太少不同之脈也。故云屬少陽。然邪入少陽，已在三陽之第三層，逼近于裏，其入已深，達表不易，以並無邪氣之太陽居表，汗之適足以損泄衛陽，使胃中之津液外走，而胃腕之陽亦亡矣。陽亡而邪氣乘虛入胃，故云發汗則譫語也。譫語者邪氣入胃，胃實所致也。邪既屬胃，是屬陽明而非少陽矣。故當和胃。如陽明篇以小承氣和胃，令大便微溏，胃

和則愈也。胃不和者，以陽氣虛損之胃，邪熱陷入而胃虛邪實，所以煩悶而築築然悸動。此少陽誤汗之變證也。可不慎歟。

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

吐下則悸而驚。十五 上文云傷寒，此言中風。上文言傷寒邪入少陽，禁汗，此言少陽

中風禁吐下，非謂傷寒中風禁各不同，皆互相發明之意也。前云傷寒脈弦細者，屬少陽，乃太陽傳少陽之語。此條直曰少陽中風，為本經自受之邪，似有二義。然亦非謂傷寒必自太陽傳來，中風偏可本經自感，亦皆互明其義也。足少陽之脈起于目銳眦，上抵頭角，下耳後，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眦。皆後陽邪入絡，故兩耳無所聞，而目赤也。其支者別銳眦，下大迎，合於手少陽，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故胸中滿而煩也。邪在少陽，已在半裏，吐下則胃虛邪陷而變生矣。以虛邪在裏，與正氣不協，故胃不和而惕惕然悸動也。少陽與厥陰藏府相為表裏，至少陽之腑邪深入犯臟，致厥陰肝臟受邪而驚駭也。此少陽誤吐誤下之變也。臨證施

忽

治其可
忽諸

壞病

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脇下硬滿。乾嘔不能食。往

來寒熱。尚未吐下。脉沈緊者。與小柴胡湯。若已吐下發

汗。溫鍼譫語。柴胡證罷。此為壞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施

十六 壞病說已見太陽壞病條下。此一節乃少陽經之

壞病也。以下誤治諸條皆犯少陽禁例。致生變證。

皆壞病也。以其不循本經治法。妄施汗下。因而生變。乃
醫壞之也。故稱壞病。但變證已生。本證已壞。非復柴胡
之舊矣。故于臨證之時。當審其形勢。察其變端。知犯何
經何絡。何藏何府。何虛何實。何故變逆。然後以法治之
也。法者。即下條諸治逆之法也。此條言本太陽受邪
而不解。遂致轉入少陽也。脇下硬滿。乾嘔不能食。往來
寒熱。即首條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食。心煩喜
嘔。脇下痞硬之柴胡湯證也。邪傳少陽。汗吐下三法。俱

在所禁若尚未吐下則治不為逆脉雖沈緊似乎寒邪已入于裏而其往來寒熱脇下硬滿之半表證尚在是脉雖沈緊而邪氣猶在少陽未入于裏也故當仍與小柴胡湯若已吐下發汗溫鍼而致邪陷入裏胃實讞語者是邪不在少陽而柴胡證已罷矣此為醫所壞也察之而知其所犯何逆而以下文諸法治之也

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

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十七 柴胡湯證即往來寒熱胸脇硬滿

默不欲食心煩喜嘔或渴或不渴等證也凡見此證不必悉具皆當以小柴胡和解其邪不宜用汗下等法若

見此證而誤下之幸無他變柴胡證不罷而仍在者此雖誤下而未至變逆邪氣尚在少陽也當復與柴胡湯

必蒸蒸而振蒸蒸者熱氣從內達外如蒸炊之狀也邪在半裏不易達表必得氣蒸膚潤振戰鼓慄而後發熱

汗出而解也然服小柴胡湯而和解者多矣未必皆蒸而振也此因誤下之後元氣已虛雖得柴胡和解之

後當邪氣已衰正氣將復之際但元氣已虛一時正難勝邪必至邪正相搏陰陽相持振戰寒慄而後發熱汗

出而解也。若正氣未虛者，不必至振戰而後解也。若正氣大虛，雖戰無汗者，是真元已敗，不能作汗也。危矣。殆矣。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

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

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硬痛者，此為結

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湯不

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十八 此解已見痞證條下，因本是少陽變證，故復見

承

于少陽本篇，其上半截是承上文語，言誤下之而不變

逆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誤

下之後，心下滿而硬痛者，為結胸，但滿而不痛者，為痞。二

者雖有陰陽虛實之分，皆以誤下變逆，非復少陽本證，皆壞病也。故曰柴胡不中與之，結胸為陽結，熱入之邪，故以大陷胸湯攻之，其陰經虛痞之邪，則以半夏瀉心湯開之，所謂知犯何逆以法治之之義也。詳見痞結條中。

經

得病六七日。脉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脇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本渴而飲水嘔者。柴胡湯不中與也。食

穀者噦。

十九

此言誤下之後。已成壞病。不可仍用柴胡湯再誤也。六七日。六經傳遍之後。入裏傳

陰之時也。脉遲非寒邪入裏。及邪中三陰之遲也。浮弱即太陽中風。陽浮陰弱也。言風邪在衛。脉但陽浮而陰弱。尚未鬱而為裏熱。未見數脉。故云遲也。惡風寒者。即太陽上篇。嗇嗇惡寒。淅淅惡風。乃陽浮陰弱之見證也。手足溫。非繫在太陰之脉。浮緩而手足自溫之溫。亦非少陰手足溫者可治之溫。并非厥陰時脉還之手足溫也。此所謂手足溫者。言脉雖遲而惡寒。其手足則溫病已六七日。而其邪猶在太陽。非若三陰之脉沈遲則手足厥冷也。俗醫不知脉遲浮弱而惡風寒。為表邪未解。但拘日數之多。而于脉證不加察焉。意謂六七日之久。邪必在裏。遂二三下之。致裏虛邪陷。由少陽而內入陽明之裏。故有不能食而脇下滿痛之少陽證。面目及

身黃之陽明裏證，卽陽明篇所謂瘧熱在裏也。邪雖內陷，究竟頸項仍強，則太陽陽明之表證猶在。然何以知其爲兩經之表證乎？蓋頸在身之前，而屬陽明；項在身之後，而屬太陽，故也。又因裏熱內瘵，腸胃之傳化失常，三焦不運，氣化不行，故小便難。若小便利，則不能發黃矣。如此之表裏有邪，三陽俱病，而與柴胡湯不惟不足，以和解少陽之邪，而太陽陽明未散之表邪，及陽明發黃之瘵熱在裏，得湯中人參甘草之滯補而愈固，所以濕熱下墜，後必下重也。後謂大便也，下重者，非下體沈重，卽大便後重，皆濕熱壅滯，欲大便而後重不得出也。瘵熱在胃，故本渴渴而飲水，胃中之實邪壅塞，則不能容受胃氣不行，則小腸亦不能傳送，故小便不利。膀胱不瀉，腸胃不通，大氣不得流行，所以上逆而嘔也。若此者，非少陽一經獨病，故曰柴胡湯不中與也。然則何以治之？仲景不云乎？知犯何逆，以法治之。所謂法者，如此條未下以前之證，不過脈遲浮弱而惡風寒，前太陽中風之治，卽法也。二三下之後，致不能食而脇下滿痛，則小柴胡一法也。至面目及身黃，則爲陽明裏證，柴胡湯卽不中與之矣。茵陳蒿湯一法也。中風之頸項強，乃太陽陽明之表證，桂枝加葛根湯一法也。傷寒之頸項強，有

麻黃之葛根湯又一法也。太陽之小便不利，五苓散一法也。陽明之小便不利，猪苓湯一法也。若少陽陽明兼證之胃實者，則有表裏兩解之大柴胡湯一法也。若少陽陽明兼證而正虛裏實者，則柴胡芒硝湯又一法也。此等諸法不可枚舉，論中無不具載，但貴臨證施治，審證察脈，詳辨經絡，分別虛實，何重何輕，何主何客，何先何後，應用何法，應服何方，或一方加減，或兩方合用，量時度勢，以定取捨，真所謂圓融活變，觸類旁通。經云：審察病機，無失氣宜者，是也。至于食穀者噦，以不能食而脇下滿痛，身黃小便不利，而又有下重渴嘔之證，若再誤犯穀氣，必至噦而不治矣。噦者，即呃逆也。靈樞云：平人之噦者，穀入于胃，氣注于肺，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併相逆，復出于胃，故為噦。若病深而噦，乃胃敗而中氣將絕也。故素問寶命全形論云：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弦絕者，其音嘶敗。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為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所以仲景陽明中風，即有加噦者不治之語。其原文與此條亦大同小異。乃成氏以為食穀者物聚而噦，方氏謂過飽則亦當噦，噦豈有病至如此之劇，尚能過飽乎？觀其以噦噦並言，是

以詭逆與變食氣同論矣、輕重不分、吉凶不辨、毫不知其為不治之證、所以疑其為末後尚有脫落、不知仲景以不治之證作結、彼竟茫然不知、何哉、尚論并棄而不載、又不知何意、前輩用心、終莫知其意指也、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

胡桂枝乾姜湯主之、

二十

傷寒發汗、固所宜、然雖五六日、若表證未除、非必當攻下、

之期也、必察其汗後表證盡去、裏邪已實、然後方可議下、汗下得宜、自無他變矣、今已發汗而復下之、致胸脇滿而微結、是必汗不徹而表邪未盡、因下早而外邪內陷也、胸脇滿者、邪入少陽也、少陽之脈下頸、合缺盆、下胸中、循膈裏、故也、微結者、邪之所結者小、不似結胸之大且甚也、小便不利而渴者、汗下兩竭、其津液之所致、雖為太陽之邪入裏而犯膀胱、然亦少陽之兼證也、不嘔者、邪未盡入少陽也、但頭汗出、則知邪在陽經、未入于陰也、邪氣既不全在于表、又未全入于裏、而在半表半裏之間、少陽之分、故往來寒熱也、心煩、邪在胸膈也、

凡此者皆太少兩經之外證未解小柴胡湯不中與也故以柴胡桂枝乾姜湯主之

柴胡桂枝乾姜湯方

柴胡

半斤

桂枝

三兩

乾姜

三兩

括蕒根

四兩

黃芩

三兩

牡蠣

三兩

甘草

二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

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後服汗出便愈

名曰柴胡桂枝乾姜

湯實小柴胡湯加減方也小柴胡湯後加減法云若胸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括蕒根蓋胸中煩則邪熱入裏以有邪氣者不為虛故去人參恐其固邪氣也加括蕒根所以召津液而止渴潤燥也不嘔則胃無邪氣痰飲不積又以渴故所以不用半夏之辛温也若脇下痞硬去大棗加牡蠣今胸脇滿而微結故去大棗之甘緩牡蠣鹹寒能治傷寒寒熱脇下痞熱故加入也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温覆取微汗今既不渴而又往來寒熱以但頭汗出太陽之邪未去故去人參也加桂枝所以解肌而除太陽未去之邪也誤下之後

胃陽已傷邪氣已結加入乾姜辛以開結温以守中同黃芩則寒熱相因調劑之功成矣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

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三）此條雖非誤治然亦失治之證也傷寒至

六七日經盡傳裏之候也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即傷寒首條發熱惡寒骨節疼痛之表證猶未解也微嘔而

心下支結則邪犯胸膈矣胸雖太陽部分然足少陽之脈下頸入缺盆下胸中故寒熱而嘔又為少陽證也其

邪氣支結于心下已為半裏之證發熱惡寒支節煩疼又為在表之邪是邪氣半在表半在裏也以外證未去

固當解表而少陽又禁汗故不用麻黃而以柴胡為主加入桂枝湯以和解太少二陽之邪也辨誤成氏

云支散也王肯堂云支結支攢而結也若訓作散則不能結矣方注云支結言支飲搏聚而結也喻氏云心下

支結邪結于心下偏旁不中正也若謂支飲結于心下夢語喃喃吾不識支飲為何物也諸說紛紛畧無定論

愚謂成氏以散字訓之固誤而方氏以支飲搏聚為解亦未中窺尚論謂邪結于心下偏旁而不中正若果如

說文攢者挂也挂者支也

內教

其說則仲景不謂之心下矣。諸說之中當以支撈之解為近。是後更有支飲懸飲之支義頗相同。然疑義未悉不敢穿鑿姑留以俟智者之辨。

柴胡加桂枝湯

柴胡 四兩

桂枝 一兩

人參 一兩

甘草 一兩

半夏 二合

黃芩 一兩

芍藥 一兩

生姜 一兩

大棗 六枚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温服一升

小柴胡及

桂枝湯之義各見本方論中矣。此因太少兼證故用兩方合治之法。然邪自太陽陷入而結于心下則必由陽明少陽之經假道而入矣。但用柴胡桂枝而不及陽明者以陽明裏證居多無解肌發表之專藥且無陽明見證故也。太陽陽明證中雖有葛根湯亦必借麻黃桂枝兩方加入葛根以解其邪耳。然既曰傷寒不用麻黃而但用桂枝者豈桂枝湯非太陽傷寒之禁劑邪。蓋以邪入少陽即以少陽為主。即前所謂傷寒中風有柴胡證

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之義也。邪有少陽，又在禁汗禁下之例，故但以桂枝合柴胡並解。太少之邪也。以下兩方各用原方之半，合作三劑，同用，故謂之柴胡加桂枝湯也。然表邪尚盛之傷寒，參芍非所宜用，當於臨證時去取可也。

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

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三十一 八九日，經盡當解之。

時也。下之，誤下之也。胸滿，誤下裏虛，邪氣陷入也。煩者，熱邪在膈而煩悶也。驚者，邪氣犯肝，肝主驚駭也。小便不利，邪自少陽而入裏，三焦不運，氣化不行，津液不流也。譫語，邪氣入裏，胃熱神昏也。一身盡重，靈樞謂脾所生病也。不可轉側，足少陽膽病也。言傷寒八九日，經盡當解之時而不解，因誤下之後，使太陽之經邪傳至少陽而入裏也。然何以別其為少陽乎？少陽篇云：少陽中風，胸中滿而煩，及胸中煩而不嘔，或心煩喜嘔，或小便不利者，是也。靈樞經脈篇云：足少陽之脈，其支者下頸，合缺盆，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脇裏，是動則病心脇

痛不可轉側至真要大論陽明司天在泉燥淫所勝肝木受邪民病左胠脇痛不可反側者蓋膽附于肝少陽厥陰相為表裏仲景所謂藏府相連也經脈篇云足太陰之脈屬脾絡胃是動則病身體皆重故厥陰在泉風淫所勝濕土受尅則身體皆重也蓋以邪氣入胃胃病而脾亦病也太陰陽明論云脾胃以膜相連耳皆因誤下而陽虛陰盛故一身盡重而不可轉側也所以脈解篇有云所謂不可反側者陰氣藏物也物藏則不動故不可反側也然此條經絡糾紛變證雜出未可以尋常治療也故以小柴胡為主加龍骨牡蠣湯主之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方 柴胡 四兩 半夏 二合 龍

骨 一兩 牡蠣 一兩 人參 一兩 茯苓 一兩 鉛丹

一兩 桂枝 一兩 大黃 二兩 生姜 一兩 大棗 六枚

右十一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內大黃切如碁子更煮

一二沸去滓溫服一升 邪入少陽故以小柴胡之半劑為主以和解少陽之邪人

參以補益下後之虛半夏以滑利胸膈之氣姜以宣達其陽氣棗以和潤其津液也去甘草者恐助胸滿也去黃芩者陽虛陰盛避寒涼也桂枝辛溫助陽和衛合姜棗而為桂枝去芍藥湯可以汗解太陽之餘邪而成中太少兩解之劑其去芍藥者恐其益陰收斂也且桂枝全湯為傷寒之禁劑者亦惡芍藥之酸收也下篇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中之去芍藥亦此義也牡蠣者小柴胡本方加減法中原有脇下痞硬者去大棗加牡蠣四兩之法觀其但用之于脇下痞硬而不用之于心下痞硬則知非但鹹以栗堅抑且可以平木氣而伐肝邪矣李時珍云龍者東方之神故其骨與角齒皆主肝病許叔微云肝藏魂魄遊不定者以此治之則亦非但前人所謂重澀而已總之一身皆重不可轉側皆少陽肝膽之邪偏著于脇耳二物之用既能平肝木之邪又以鎮重之性兼治其煩驚也若曰載神之舟楫則枯骨朽殼豈能載虛靈之生氣乎吾恐未必然也至于鉛丹一味皆以為鎮重心藏之驚余細閱論中並無心臟受病之文若必以驚為心病則仲景胡不以丹砂鎮之而偏以鉛丹為重蓋心固主驚而肝臟亦主驚駭是故鉛丹之為物也非惟金能制木重可鎮驚況鉛本北方之黑因製

彈施

煉之功化而為南方之赤則坎離一交水火既濟以之
治肝木之邪有三家相見之奇五行攢簇之妙矣大黃
乃蕩滌之藥熱邪在胃讞語神昏非此不療但因下後
之虛故切如碁子僅煮一二沸使性味不全則不成峻
下矣同人參則神瀉兼施佐茯苓則滲利並用此所以
為非常之治也彈心思竭智力其所以為立法之聖歟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及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
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

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

三三邪入太陽循經而行六日而經盡六日以

後第七日為一經至十餘日而太陽之邪不解謂之過
經不解即太陽總證中所謂再作經也以太陽之邪久
而未解當仍以汗解為是而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而
柴胡證仍在者則知雖屢經誤下而外邪猶未全入于
裏尚在少陽半表半裏之間故先與小柴胡湯服湯後
而嘔不止則少陽半表半裏之邪猶未解也心下急則
邪已入陽明之裏胃邪實而脹滿矣熱邪在裏故鬱煩
也表裏俱未解邪不獨在少陽一經小柴胡不中與也

當以表裏兩解之大柴胡湯下之則愈矣

大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 黃芩三兩 芍藥三兩

半夏半斤 枳實四枚 大黃二兩 生姜五兩切

大棗十二枚

右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

日三服 大柴胡湯者以小柴胡為主治而增減以大

不出不納之膽腑以氣為用之三焦邪入其經不過虛無偏勝邪正不和之氣耳故以柴胡黃芩生薑半夏以解散其邪入參甘草以補其正大棗之甘緩以和其性所謂和解之劑也至邪既內入已歸陽明之裏乃有形之實邪則當以兼氣湯攻下之矣此以少陽未罷陽明裏實若但用和解之小柴胡不惟不足以解散少陽半表之客邪而人參甘草反足以助陽明胃家之實熱故于小柴胡中去人參甘草之補增入小兼氣之半以泄

升

承

施

王肯堂曰

温温當是

温温

康熙字典

温者噦吐

飲之良

胃中之實熱也。用芍藥者，以參甘既去，故用之以扶土。斂陰，兼平少陽木氣之邪。李時珍謂芍藥能于土中瀉木者是也。兩方合用，則二陽並治，表裏兼施，故為兩解之劑云。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

澹，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

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澹者，此非柴故

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二十四 此辨證似少陽而實非柴胡證也。言邪在太陽過一

候而至十餘日，已過經矣。而有心中温温欲吐，胸中痛，大便反澹，腹微滿，鬱鬱微煩之證。若先此未有諸證之

時，已自極其吐下之者，則知胃氣為誤吐，誤下所傷，致温温欲吐，而大便反澹，邪氣乘虛入裏，故胸中痛，而腹

微滿，熱邪在裏，所以鬱鬱微煩，乃邪氣內陷，胃實之證也。胃實則當用攻下之法，以胃氣既為吐下所虛，不宜

峻下，唯當和其胃氣而已。故與調胃承氣湯。陽明篇所謂胃和則愈也。若不爾者，謂先此時未曾極吐下也。若

未因吐下而見此諸證者，此非由邪陷所致。蓋胸為太陽之分，邪在胸膈，故溫溫欲吐而胸中痛也。大便反溏，熱邪未結于裏也。腹滿鬱煩，邪將入裏而煩滿也。若此者，邪氣猶在太陽，為將次入裏之徵。若以承氣湯下之，必致邪熱陷入而為結胸矣。故曰不可與也。但前所謂欲嘔胸中痛微溏者，雖有似乎少陽之心煩喜嘔胸膈苦滿腹中痛之證，然此非柴胡證也。更何以知其為先此時極吐下乎，以欲嘔乃胃氣受傷之見證，故知極吐

也。太陽病十日以去，脈浮細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設胸滿

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二十五日

十日已過也，傷寒之脈浮緊，浮則邪氣在表，緊則寒邪固閉。至十日已去，而脈見浮細，浮則按之無力，細則邪解正虛也。同一浮脈，浮緊則為寒邪在表者，以浮而緊也。緊則有力，故為邪氣實。浮細則為邪退正虛者，以浮而細也。細則弱小，故為正氣虛。仲景所謂浮為在表，浮則為虛之別也。且嗜卧則正虛而倦怠，邪退而安靜矣。故

張錫駒曰

按本柴胡證

乃大柴胡也

若小柴胡證

湯本經則曰

服之大柴胡

及三義氣則

曰下之沉下

文明言先宜

小柴胡以解

外其不言小

者大柴胡可

知矣柴胡加

芒硝亦大柴

胡加芒硝也

方本俱用小

柴胡加芒硝

今改正之以

此觀之則十

七條凡柴胡

湯證而下之

若柴胡證不

罷者復與柴

為外已解也設或胸滿脇痛者是太陽雖罷而邪已轉

入少陽矣故與小柴胡湯以和解半表半裏之邪若其

脈但浮而不細又無胸滿脇痛之少陽見證則是寒邪

獨在太陽之表故當以麻黃湯發汗也○辨誤 成氏

謂脈浮細而嗜臥表已罷也病雖已和解之並不言設

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之義豈太陽病雖已無故而

又以治少陽之小柴胡湯和之是毫不知太少之傳變

病情之進退方法之各殊而混解之其何以闡發仲景

立法之旨乎方氏云脈浮細而嗜臥大邪已退胸滿脇

痛則少陽未除試問十日以去脈未浮細之前少陽證
安在而曰未除邪又云脈但浮則邪還表故與麻黃湯
不知仲景之意云脈若不細而但浮為邪氣但在太陽
故與麻黃湯非已傳少陽而又還表也
未達其旨而解之其為注也不亦難乎
傷寒十三日胸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
本柴胡證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圓藥下之
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以解外後以柴胡

胡湯必去其素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又十八條半晨瀉心湯上感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亦當為大柴胡湯乎

加芒硝湯主之二十六傷寒邪氣六日而遍行於六經之謂七日巨陽病衰是也十三日則已再經矣而邪猶未解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者何也十三日不解胸脇滿而嘔則邪傳少陽矣日晡所發潮熱邪氣又入陽明矣已而微利者因誤下而胃虛邪陷所致也此等胸脇滿而嘔者本柴胡證因少陽半表之邪未解邪持表裏之間故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庸醫不察表裏以丸藥下之耳蓋丸藥但能攻裏而不能解表故也以兩經兼證捨少陽之半表不治而僅攻陽明之裏邪致胃氣一虛少陽之邪併陷入裏而反下利非其治也前所謂潮熱者胃實也胃邪雖實奈少陽半表之邪未去當先用小柴胡湯以解外邪然後再以柴胡湯加入芒硝下之則胃中之熱邪亦解所謂胃和則愈也然有潮熱胃實之證仍留入參而不去者以少陽本屬虛邪又以十三日之久元氣自耗更因誤下之虛故雖加瀉實之芒硝而人參不去也

柴胡加芒硝湯方

于小柴胡湯方內加芒硝六兩餘依前法服不解更服

單方

熱入血室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脉遲身凉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讖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

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二十七

言婦人中風而在發熱惡寒表證未解之時經

水適來得之而至七八日之間熱退身凉而脉遲似乎邪氣已解不意胸脇下滿如太陽熱邪內陷結胸之形狀且讖語者何也蓋少陽之胸脇滿邪在半表半裏尚屬陽分必往來寒熱其脉必弦細而數陽明胃熱之讖語脉必實大此證則脉遲而熱除身凉矣臨證之時殊令人不解仲景云此為熱入血室也夫血室者衝任二脉也靈樞謂天地有四海人身亦有四海而衝脉為血之海素問上古天真論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衝脉盛月事以時下骨空論云衝脉者起于氣街並少陰之經俠臍上行至胸中而散唐王太僕云任脉當臍中而上行衝脉俠臍兩傍而上行氣街者穴名也衝脉起于氣街者從少腹之內與任脉循腹並行也靈樞

云衝脈者十二經之海與少陰之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又曰衝脈任脈者皆起于胞中上循脊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各行會于咽喉別絡唇口血氣盛則皮膚熱血獨盛則滲灌皮膚生毫毛由此言之衝任二脈從少腹之內上行至中極之下氣街之內明矣愚按衝任二脈皆奇經中之陰脈也陰血充盈氣滿當瀉溢入子宮而下出謂之月事以時下如太陰晦朔弦望之候盈縮各有其時月事之下猶月之盈極當虧也衝任為經血所積受之處故謂之血室此以中風寒熱之時適遇衝任盈滿當瀉之候或熱邪煎逼胞脈已開子宮之血方出而熱邪排闥直入致為熱入血室也熱但內入血室陽分無邪故熱除而身涼邪已陷入陰中遂現陰證之脈故脈遲也衝脈俠臍上行至胸中而散且胸脇為少陽脈之所至肝為厥陰藏血之臟與少陽相表裏藏病則府亦病即下文所謂藏府相連故少陽亦病而胸脇下滿如結胸狀也讞語者邪在陰分即下文所云晝日明了暮則讞語如見鬼狀也此為邪熱入于足厥陰肝經藏血之臟當刺肝經之募穴名期門者以泄其邪乃隨其邪氣所實之處而瀉其有餘之邪也

亦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

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

湯主之（凡）前條但言中風之寒熱此條承上文止言

水適斷蓋因中風發熱惡寒之時經水適來以致熱入

血室既入之後邪熱阻絕遂致經水適斷所以其血必

結非後人所謂適來為經之初來適斷為經之已盡而

謂之乘虛而入也至後血弱氣盡或可言經盡耳謂之

結者邪與血結氣乘凝聚而不得出也邪血凝聚于經

絡胞脉之間內未入府外不在表而在表裏之間仍屬

少陽故使如瘧狀而發作有時也當以小柴胡湯主之

前後婦人中風兩條仲景雖分言之以互相發明其義

而學者當合論之以悉其旨可也但前以七八日而脉

遲身涼此以七八日而續得寒熱皆熱邪已入之變證

又示人以熱入血室之見證頗有不同無一定之式未

可執泥以生疑惑也但不揣愚昧意謂仲景氏雖曰

小柴胡湯主之而湯中應量加血藥如牛膝桃仁丹皮

之類其脉遲身涼者或少加姜桂及酒製大黃少許取

効尤速所謂隨其實而瀉之也若不應用補者人參亦當去取尤未可執方以為治也古人立法但與人以規矩而已學者臨證消息可也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其是之謂乎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二十九)

前言中風此言傷寒以見風寒鬱熱之邪皆可入血室而致變也傷寒發熱者謂寒邪已發熱而經水適來也晝日明了者邪不在陽分氣分且晝則陽氣用事衛氣行陽二十五度之時生氣通天論云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是也暮則譫語者邪在陰分血分夜則陰氣用事衛氣行陰二十五度之時五臟生成篇云人卧則血歸于肝肝受血而能視熱邪入陰血之分故不得眠而譫語如見鬼狀也熱入血室非惟不在營衛而更與腸胃無涉故曰無犯胃氣病在下焦血分與上二焦絕不相關汗吐下三法徒損無益犯之適足以敗胃亡陽故禁止之曰無犯胃氣使真元無損正旺邪衰必自愈也設或未解期門可刺如

前小柴胡加減可用也

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于腸下。正

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藏府相連，

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

三十

血弱氣盡者，謂血氣皆虛也。言經血已盡之後，不惟血弱而氣亦虛衰矣。蓋人以陽氣陰血兩相依附而成形體。蓋血瀉之後，氣亦隨之而虛矣。以血弱氣盡之時，營衛不密，腠理偶開，邪氣因其開而遂入，與正氣兩相搏聚，而結於腸下。少陽之分，正氣與邪氣分爭，一如少陽證之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其所以然者，以下少陽與厥陰肝臟膽腑與其他臟腑不同。膽附肝葉之中，兩相連屬，故膽病肝亦病也。此條邪從腠理而入，與前熱入血室不同。然經盡血虛之候，邪氣乘虛而入，與熱入血室無異。肝為藏血之臟，足厥陰之脈起于足太指，上循足跗，上膈內廉，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邪入其絡，則小腹必痛，故其痛必下。邪在少陽而結

以病行

于胸脇故曰邪高痛在厥陰之絡而居少腹故曰痛下所以謂之邪高痛下也邪在胸脇而厥陰之氣又上逆故使嘔也證雖藏府相連而邪結脇下往來寒熱默默不欲食皆少陽本病也故以柴胡湯主之而厥陰血分之藥或可量入也

附合病併病篇

合病併病總論

合病者兩經三經一時並受見證齊發不似傳經之以此傳彼也其證與前三陽篇之表裏證同其當汗當下不可汗下皆同以其並感齊發無先後之不齊故謂之合併病者此經傳入彼經遂至兩經俱病非若傳經之此經傳入彼經邪既傳入彼經而此經之證隨罷也謂之併者一經病而併及他經亦病故謂之併然傷寒論中惟三陽有合併病三陰證中無之蓋因太陽皆屬汗證陽明多下證而少陽全不可汗下其治法迥殊不可淆亂故立法森嚴精詳審辨倘治法一差變證立至非若三陰證之陰寒相似理中四逆輩可通用也故立合

病併病之條以見兩經三經之病偏多偏少何重何輕
當以何者主治何者當禁如太陽證當汗而與少陽合
併則禁汗如三陽明當下而太陽證未罷則仍當汗而禁
下又如三陽合併有少陽證在內則汗下皆禁若太少
證俱罷則仍可下之類也然合病併病非三陽經諸證
之外更別有合併病也其合併之義即所以申明三陽
傳變之中又有兩經三經齊病非傳非變者更有一經
病併及他經亦病遂至兩經皆病者之分別也總之中
風傷寒有一定之例一日傳經乃以此傳彼彼病而此
罷也設有未罷不可但治受傳之經如太陽未罷不可
下少陽未罷不可汗下之類也二日合病乃兩經三經
一時並感見證齊發也三日併病乃一經受病傳入他
經而本經之證仍未罷彼此皆病也至若變證非天然
自感之病皆誤治失治所致乃人事所召即壞病也又
不在定例中矣夫傷寒論中之合併二義自當各因其
證治分隸三陽條下如當汗之併病及用麻黃湯之合
病自當隸于太陽篇中如用葛根湯及葛根半夏湯之
合病當隸于太陽陽明篇中用大承氣及白虎湯之合
併病當隸于陽明篇中如用黃芩湯及黃芩半夏生薑
湯至刺大推刺肺俞肝俞刺期門之合併病當隸于少

陽篇中為是善因王叔和編次之時雜亂于三陽篇中
 不使各歸本篇而成氏注本又不正其失一任其顛倒
 錯亂以後注家雖議論繁多而絕不及此致尚論另立
 一明後之學者遂疑為三陽諸證之外又有合併二病
 未免多岐之惑今若仍散歸諸篇恐于叢雜之中讀者
 模糊閱過未能專悉其義故仍喻氏之舊而發明其意
 庶令閱者專而易曉與各歸本篇無異矣倘得其理爽
 然又何求焉○辨誤方氏條辨云合之為言相配偶
 也輕重齊多少等謂之合以陽明切近太陽所以合也
 其說如此豈少陽與太陽僅多陽明之一間遂無合病
 邪若是則下文太陽與少陽之合病何來喻氏遂因之
 而廣其說云兩經之證各見一半如日月之合璧王者
 之合圭璧界限中分不偏多偏少愚謂日月遙相對照
 光滿而為望日月同處東北甲地兩相併合全晦而為
 合朔究未必中分各為一半也至于圭璧則有桓圭信
 圭躬圭穀璧蒲璧之不同謂之五瑞九峯蔡氏云古者
 天子錫諸侯以命圭圭頭斜銳其珪下斜刻大小長短
 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察其同異
 以辨其偽故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即周書顧命所
 謂上宗奉同冒者是也豈中分一半之謂乎且二璧之

形圓而中虛亦未必中分其半也然合病之兩經受邪亦偏多偏少故有麻黃承氣黃芩白虎諸湯偏于一經之治並未中分其半况更有三經合病者乎竊未敢以爲然也至併病條下方氏又云併猶合也云彼此相兼合而有輕重多寡之不同謂之併以少陽間陽明去太陽遠故但兼併也竊謂太陽行身之背少陽行身之側陽明行身之前何間之有亦何遠之有豈有不能合而但兼併之理邪若果如是則但當有太陽與少陽之併病不當有太陽與少陽之合病矣何合併皆有太少之條乎喻氏又因兼併之說而曰兩經之證連串爲一如貫索然卽兼併之義也遂有秦併六國之喻殊足惑亂人意若曰如秦併六國則六經病證皆當併入一經矣豈止兩經兼併而已哉嗟嗟仲景之立法也何精後人之注釋也何晦仲景之爲後世慮也何深後人之讀其書也何淺嗚呼道之不明也右以夫

合病證治第十五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麻黃湯主之

太陽陽明合病者謂太陽陽明兩經皆有見證也。以兩經見證之中有喘而胸滿之證是太陽之表邪偏重于陽明也。豈方氏所謂輕重齊多少等及喻氏兩經各見一半乎。夫喘者肺邪盛滿之所致也。寒邪入腠而肺主皮毛。皮毛為肺之合。肺臟受邪故氣滿而喘也。所以傷寒首條即曰頭痛發熱身痛腰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蓋麻黃為辛散肺氣之專藥杏仁為滑利肺氣之要藥。湯中惟桂枝為解散衛邪之太陽經藥耳。仲景以手太陽陰藥治足太陽病者皆以肺主皮毛故也。且胸為太陽之部位。脈要精微論云背者胸之府也。足太陽之經脈凡四行皆在背而行于督脈之兩旁。痺論云衛氣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于盲膜散于胸腹營衛皆統于太陽。故胸屬太陽。胸滿者太陽表邪未解將入裏而猶未入也。以陽明病而心下硬滿者尚不可攻。攻之遂利不止者死。況太陽陽明合病乎。此以太陽表證未罷攻之恐邪陷變逆故曰不可下。而以麻黃湯專發太陽之寒邪也。此條當自太陽傷寒例中遺出。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三十二

必者定辭也又懸斷辭也懸斷者決斷未然也刺客傳如云秦王必說見臣漢書彼必從吾

太陽陽明合病雖下與前條同義然上條之邪在胸膈猶未犯胃此曰必下利則邪已內侵而犯胃矣蓋以下太陽之鬱邪既在營衛而陽明之熱邪又盛于肌肉之間兩經之邪熱併盛不待全陷而熱邪內逼胃中之真氣不守而必下利矣然雖下利而其邪猶在于表未可責之于裏既非誤下之後胃氣未虛斷不可以協熱下利之法治之當仍以兩經之表證為急故以葛根湯主之蓋以麻黃桂枝解太陽營衛之邪加入葛根以解散陽明肌肉之經邪早解其表即所以杜其入裏之途也辨誤半尚論謂葛根湯即桂枝湯加葛根不用麻黃者是也其說恐非當云中風自汗者用桂枝加葛根湯傷寒無汗者用有麻黃之葛根湯乃為活法陽明篇首有汗出惡風者太陽陽明中風也故用桂枝加葛根湯無汗惡風者太陽陽明傷寒也故用葛根湯葛根湯乃桂枝麻黃之合劑而加葛根者桂枝加葛根湯乃桂枝全湯而加葛根者也此但曰葛根湯而不曰桂枝加葛根湯豈非用麻黃者乎然下文葛根加半夏湯已有麻黃此條之葛根湯已不待言矣況前有麻黃者但稱葛根湯無麻黃者即名之曰桂枝加葛根湯矣又何庸辨乎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三十 如前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而但嘔者。是鬱熱之表邪內攻。不下走而上逆也。嘔則邪在胸中。而

犯胃。只故于兩經解表之葛根湯。加辛溫。蠲飲之半夏。以滑利胸膈之邪也。

葛根加半夏湯方 葛根 四兩 麻黃 三兩 桂枝 二兩

芍藥 二兩 甘草 二兩 生姜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半夏 半斤 升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黃。減二升。去白沫。內諸

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義見注中太

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

夏生姜湯。三十四 太陽少陽經之證。並見而為合病。太陽雖在表。而少陽逼處于裏。已為半

表半裏以兩經之熱邪內攻令胃中之水穀下乘故自下利當用黃芩撤其熱而以芍藥斂其陰甘草大棗和中而緩其津液之下奔也若嘔者是邪不下走而上逆邪在胃口胸中氣逆而為嘔也故加半夏之辛滑生薑之辛散為蠲飲治嘔之專劑也

黃芩湯方

黃芩 三兩

芍藥 二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若嘔者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即附前方服法內

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尅賊名為負也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

承氣湯 三十五

陽明者胃土也少陽者肝膽木也兩經俱感二經之證並見熱邪連結逼近于

裏裏受外迫土受木刑胃土不守水穀下奔故必下利而其脉不負者為順而無害若負者則為喪失之敗證矣所謂負者即勝負之負也以木土尅賊之證而胃家之真氣無損則其脉雖或數或大而其冲和渾厚之氣仍在是木雖尅土而土不受傷故為順而無害是謂有胃氣者生也若土受木尅胃土之氣傷敗其脉或弦細勁急而懸絕或如新張弓弦或如循刀刃如按琴瑟或右寸關弦細短促而不可按或微細而結代之類是中土已壞而呢忒手足逆冷青黃塵垢之色必現為真氣喪失之死證所以謂之相尅賊名為負也素問陰陽別論云脉有陰陽凡陽有五五二十五陽所謂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也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愚按經義蓋以胃脘之陽為二十五陽之主其後天生和長養之氣皆由此出謂之三陽在頭者言三陽經之胃脉在結喉兩旁各一寸半之動脉名曰人迎三陰經之胃脉在右手魚際後一寸之寸口脉名曰氣口即手太陰肺脉也故曰肺朝百脉經云氣口獨為五臟主者以胃為水穀之海五臟六府

承

之大源五味入口藏于腸胃以養五藏氣氣口者脉之大會五藏六府之氣皆變現于氣口也此二脉者皆同一診候胃氣之脉故曰所謂一也若存冲和渾厚之氣則為不負而順若無胃氣冲和即為真藏之脉而失矣若其脉滑而數者滑則有力而流利乃胃實氣旺之象為順而不負之脉滑數則熱邪盛于裏氣食實于胃故為有宿食停留視其舌胎黃黑而厚按其胃脘及繞臍硬痛者是少陽陽明之經邪皆歸陽明之府矣故當下之宜大兼氣湯

三陽合病脉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三十六)

成氏以浮屬太陽大為陽明其說雖是而不知浮大之脉但見于關上蓋指陽明脉浮大而言也觀下文見證皆屬陽明即可知矣更以關脉獨候少陽之氣而曰臍熱則腫豈右關亦候肝膽邪其說尤未盡善素問脉要精微論云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關上者指關脉而言也仲景辨脉篇中稱尺脉曰尺中關脉曰關上寸脉曰寸口內經則但言尺中寸口而不言關蓋言尺澤為尺中魚際為寸口尺寸之中

候

則為上下之半，故謂之關。所以全部內經，但有二尺脉寸，尺而不及關也。至平人氣象論中，于尺寸則疊疊言之，而並不言關也。今言脉浮大而上關上者，謂關脉之浮大，上出關上也。然左關雖候肝而少陽膽經，乃肝之合也。故少陽受邪，浮大于左。右關候脾胃，故邪入陽明而右關浮大也。其不言左右，而但言脉浮大，上關上者，乃該左右而合言之，以見邪自太陽而來，與少陽熱邪，陽明熱邪，三經鬱熱之氣並蒸，令人蒙昧昏冒，故但欲眠睡也。目合則汗者，即陽明中風條下所謂脉但浮者，必盜汗出之義也。此本陽明中風，故脉浮大，中風本陽浮陰弱，原多自汗，而目合則衛氣內入，不能司其開闔，毛孔不閉，所以汗出也。此條三陽合病，在太陽則當汗解，在陽明又當攻下，惟少陽受邪，汗之則譫語，下之則悸而驚，所以汗下皆禁。然三陽俱受邪，何以獨重少陽而禁汗下乎？仲景云：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蓋言若見少陽一證，即當以少陽為主，故也。然則中景不言治法，其終何以施治乎？曰：浮大之浮，獨見于關上，且欲眠睡，目合則汗，皆為陽明見證，是邪熱獨盛于陽明矣。捨汗下和解之法，其惟下文之同治乎。

脈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

尿。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者。

白虎湯主之。三十七

腹滿身重。即陽明篇所謂其必重。腹滿而喘。及腹滿痛之類也。難以轉

側。口不仁而面垢者。靈樞經脉篇云。足少陽之脉。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轉側。甚則面有微塵。身

無膏澤。至真要太論。陽明在泉。及陽明司天。民病喜嘔。嘔有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反側。甚則盜乾而塵。身無

膏澤。此皆陽明燥金司氣。少陽肝膽受邪之應也。然胃開竅于口。靈樞云。胃和則口能知五味矣。此所云口不

仁。是亦陽明胃家之病也。譫語邪熱在胃也。惟遺尿則邪在足太陽之裏。熱在下焦。故膀胱不攝而妄出也。以

三陽合病而見證如此。此之劇。既有少陽並受之邪。汗下皆在所禁。汗之則犯少陽之戒。故譫語病至。譫語遺尿

正氣已自不守。若下之。則胃陽喪失。而額上生汗矣。何也。頭為諸陽之所聚。而陽明行身之前。額則陽明之部

佐也。素問陽明脉解云。四肢者。諸陽之本也。太陰陽明論云。四肢皆禀氣于胃。誤下而胃陽喪亡。致邪氣入陰

而手足厥冷。故汗下皆在所禁也。若雖見前三陽諸證。而又自汗者。知太少之邪已減。獨歸併于陽明之裏。卽陽明篇首所謂身熱汗自出。又所謂陽明病法多汗者是也。邪熱在裏。旣不須汗。又不堪下。故以白虎湯主之。

併病證治第十六

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爲逆。如此可發小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故知也。

三十八

二陽
太陽

雖陽大受邪
字雖之恐衍

醫宗金鑑曰
緣緣者接連
不已也

陽明也併病者謂太陽雖受邪雖已傳入陽明而太陽
仍未罷兩經俱病也此條雖云二陽併病其創法之意
蓋示人以兩經之邪有偏盛于太陽者治法亦當以太
陽為主未可輕治陽明也自太陽初得病時至汗出不
惡寒句是言太陽轉入陽明之故即傳經之義也乃一
條之總義自若太陽病證不罷者至可小發汗句是汗
不徹而太陽未罷之輕者此段為客面色緣緣正赤句
至末方是主謂太陽之邪正盛而未解其初入陽明之
邪尚輕而可忽當以太陽表證為主治也意謂太陽初
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其邪不得盡去因而轉屬
陽明邪既轉屬陽明隨即有自微汗出不惡寒之陽明
見證非若太陽證之身熱惡寒無汗也即陽明篇首之
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之義也若邪已轉屬陽明
而太陽病證尚有不罷者是表證猶未盡除邪氣未歸
陽明之裏胃邪未實為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等未盡
之表邪不過因汗出不徹耳其邪去多留少可小小發
其汗邪當自解散若病人之面色緣緣然正赤而浮現
于面者乃陽氣為寒邪所閉怫鬱于表當汗解之或熏
之取汗此雖同一汗出不徹之證其留邪甚多一如全
未解散之太陽表邪若前所謂發汗不徹可小小發汗之

執

說又不足言矣。此因陽氣怫鬱為寒邪所束，怫鬱于皮膚腠理之間，不得發越，乃當汗不汗，致令人鬱悶煩躁也。不知痛處者，謂所受寒邪若但在太陽之表，則如傷寒首條有身疼腰痛骨節疼痛之證，其痛處自有定在。此因寒邪雖在太陽，已曾轉屬陽明，而陽明之經已在肌肉之分，且腹中四肢皆陽明胃經之所屬也。是以素問太陰陽明論中有四肢皆稟氣于胃之語。陽明篇中即有脈浮大而短氣，腹都滿之證，蓋因太陽邪氣初轉陽明，在經在腑，未有定所，故覺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氣短耳，即素問離合真邪論所謂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見證如此，雖太陽初轉陽明，而太陽表證正盛，陽明不足論也。但坐以汗出不徹之故，更發其汗，則愈矣。然何以知其汗出不徹乎？夫脈者，氣血流行之動處也。寒傷營血，不得汗泄，陽氣鬱滯，血脈不快于流行，則瀦，此以脈瀦故知之也。

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絳絳，汗出，大便難而讞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三十九

太陽陽明併病，與上條同。

義但上文則太陽證多而未解雖有陽明證而猶未可
下當專以太陽主治而宜汗此條則言太陽證已罷但
有潮熱手足汗出大便難而譫語等陽明胃實諸證
應下以陽明為治而當下皆示人以辨證施治之法也

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
硬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

譫語脉弦五六日譫語不止當刺期門四十頭項強痛太陽證也

眩冒少陽肝膽病也足少陽之脉起于目銳眦足厥陰
之脉上入頰頰連目系邪熱在少陽肝膽臟腑相連熱
邪在絡上侵目系故眩冒也或眩冒者或時眩冒也時
如結胸者時或如結胸之狀而實非結胸也少陽之脉
下頰車合缺盆以下胸中邪在少陽故時如結胸而心
下痞硬也沉胸又屬太陽者乎邪在太陽則當汗邪在
少陽則禁汗太陽與少陽併病亦不可汗既不可汗則
兩經鬱熱之邪無可解之法故當刺大椎第一間及肺
俞肝俞又叮嚀之曰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與少陽
篇禁例無異也大椎者背脊共二十一節最上之第一

節骨上，即百勞穴也。肺俞者，第三椎兩旁各一寸半之
二穴也。肝俞者，第九椎下兩旁各一寸半之二穴也。刺
大椎者，所以泄頭項強痛之邪也。刺五分，留三呼。瀉五
吸，刺肺俞者，泄肺氣以開皮毛也。寒邪客于皮毛，皮毛
者，肺之合也。然泄肺氣而開皮毛，本當以麻黃湯發汗，
乃為正治。因太少併病，不可發汗，故刺之，以泄皮毛而
代麻黃湯之汗也。可刺三分，留七呼。刺肝俞者，瀉少陽
之邪也。可刺三分，留六吸。凡此三刺，皆可泄兩經之氣。
解中太少之邪者也。故邪在少陽，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裏
虛邪陷而譫語矣。譫語則邪犯陽明，脈當洪大而不弦。
弦者，少陽肝膽之邪也。脈弦而五六日譫語不止，是木
邪盛而未欲解也。故當刺肝經之募穴期門，以泄其邪。
所謂隨其實而瀉之也。○辨誤 條辨不知胸屬太陽，又
少陽之脈亦下胸中，而以胸為陽明部分，固謬。又疑云
肝與膽合，刺肝俞以瀉少陽，肺與膀胱非合也。以肺主
氣，故刺之以通膀胱之氣化歟。不知太陽之表邪在外，
膀胱之氣化在裏，通其在裏之氣化，豈能即解在外之
表邪。其說更謬。尚論不加揆度，遂取其說以為說云。膀胱
不與肺合，然肺主氣，刺肺俞以通其氣，斯膀胱之氣
化行而邪自不能留矣。嗚呼，以智者而亦蹈前人之轍。

跡其亦以盲引
盲之謂乎嘻

太陽少陽併病心下硬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

肝俞慎勿下之

四十一 此即上文之證治也以上文但言不可發汗而未言不可下故此條

又重申不可下之禁也

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硬下利不止水

漿不下其人心煩

四十二 上文所謂時如結胸乃其本證非誤下之變故不過時常如結

胸之狀而心下痞硬乃似結胸而非結胸也此因太少兩經併病皆不可下以不可下者而反下之遂成結胸

心下硬又因誤下之虛中氣不守而下利不止邪陷胸中而水漿不下矣其人心煩者誤下之後陽邪陷膈故

作虛煩也然其證已劇而仲景不立治法致方氏疑為脫簡而尚論云併病即不誤下已如結胸心下痞硬矣

況誤下乎比太陽誤下之結胸殆有甚焉且其人心煩似不可下之語以太陽經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意者

此謂其人心煩者死乎愚恐未必盡皆死證也夫三陽經之煩證不一皆非死證惟煩躁並見者為重耳以煩屬陽而躁屬陰也所以三陰之手足厥而煩躁者多死而三陽篇中如汗不出而煩躁者為邪氣不得外泄之表實故用大青龍湯之汗劑如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而煩躁者為陽虛陰盛之裏虛證故以茯苓四逆湯溫之唯結胸證悉具而煩躁者死蓋以太陽誤下邪已陷入而為結胸且諸證悉具煩躁則陰極陽亡所以死也此雖亦以反下而成結胸其人雖心煩而未躁或有治法未可知也當于仲景諸煩證中約略尋討其活法可也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卷之七終